

会泽寺庙会馆的宗教人类学考察

孙健灵

(曲靖师范学院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 云南 曲靖 655011)

摘要:曾经作为铜业重镇的会泽,在县城及近郊修建了81座寺庙、27座会馆。寺庙当然是宗教场所,但会馆也普遍供奉神灵,这里呈现的信仰体系具有罕见的多样性。同时,这些寺庙会馆还是一个神圣与世俗相交融的“剧场”,它不仅展现于戏台表演中,而且显现于社会生活中。

关键词:宗教人类学;会泽;寺庙;会馆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15)01-0066-05

云南省会泽县因清代滇铜大开发而成为一个铜业重镇,并且因能工巧匠迁入、商贾士人云集而修建了大量的寺庙和会馆,堪称“寺庙之城”、“会馆之都”。众多寺庙和会馆,不仅折射着清代会泽的文化生活,而且影响到当代会泽的文化风貌。其中,寺庙乃至会馆所体现的宗教信仰,就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做点初步探讨。

一、会泽寺庙会馆的宗教信仰体系 具有罕见的多样性

据雷念达、罗成章、卞伯泽等诸位先生的考证和统计,明清以来,会泽县城及近郊先后建有寺庙81座、会馆27座,合计108座,另有宗祠11座。^[1]寺庙自然是宗教场所,宗祠也具有宗教涵义;与此同时,会馆并不仅仅是一个“聚乡人,联旧谊”^[2]的地方,它们大都有供奉神灵的殿堂,从而具有了宗教的功能。因此,“寺庙宗教”与“会馆宗教”共同构成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会泽的宗教全貌。这里呈现的信仰体系具有罕见的多样性,按其信仰归属,可分为八大谱系:“儒教”、佛教、道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汉族民间信仰、彝族宗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包括天

主教、基督教)等。

(一)“儒教”

作为儒释道三教之首的“儒教”,究竟是“教”非“教”,一直存在极大争议。但是,肇始于公元前478年鲁哀公“立庙”祭祀的孔庙(文庙)^[3],却是一个延续至清代乃至民国的官方祭祀系统,25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人文教化”的作用。会泽文庙也就是这样一个祭祀兼教化的场所。

据《东川府志(卷之六·学校)》记载:“康熙六十年,[川陕]总督年题请建学,制可,(其奏始立庙)[其奏照两土府例立学取进,文武童生各十五名,委]知府任俊昉、署知府王廷珏捐资经理告成。”^[4]东川府曾经隶属四川,得益于川陕总督年羹尧向康熙皇帝奏请“立学取进”,并由地方官民捐资建于会泽县城灵壁山麓,康熙六十年(1721年)完成大成殿、东西两庑及大成门等工程,后来又陆续建成崇圣祠、文昌阁、魁星阁、名宦乡贤祠及学斋等。雍正四年,东川府(会泽)改归云南管辖。雍正十三年,因地震受损而由知府崔乃镛捐银五百两重修。如今,会泽文庙尚存大成殿、崇圣祠及两庑,20世纪50年代以来又成为会泽一中的校园,倒也体现了孔子的教育家本色,展现了“四配”、“十二哲”及其他先贤、先

收稿日期:2014-12-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佛教经济学研究:立足于中国的考察”(10YJA730011);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2010Y082);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2014年度重点(一般)资助课题“滇铜开发与明清宗教的若干问题研究”(TSZ14004)。

作者简介:孙健灵,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宗教与经济交叉研究。

儒们的人文精神,似乎也诠释了“儒教”乃是“敬鬼神而远之”的“世俗教化之教”。

(二)佛教

佛教传入会泽的时间,一般认为在“土府时期”(即洪武十四年至康熙三十八年),从早先世居的彝族居民到后来陆续迁入的汉族居民都有信仰。作为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地区,会泽的佛教信仰主要是汉传佛教。佛寺至少16座,如今仍然保存或修复完好的寺庙6座,包括“西来寺”、“大佛寺”、“藏经阁”、“福禄寺”、“弥勒寺”、“观音寺”(历史上至少11座,修建时间不详,现恢复位于七孔桥头的1座观音寺)。此外,由于乾隆年间曾经安置缅甸难民200多人,南传上座部佛教也落籍这块土地,象征该信仰的“缅甸会馆”(别名“莽子庙”),建于乾隆年间,位于义仓街,可惜今已不存。

会泽的佛寺及会馆主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观音菩萨,但也供其他佛菩萨。如“东方三圣”(药师佛、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供奉于湖广会馆后殿,“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供奉于西来寺大雄宝殿。主要属于道教场所的青龙寺,也设有供奉达摩祖师的“祖师殿”。此外,象征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的“莽子庙”,供奉释迦牟尼佛,应该有一尊较小的金佛,以致会泽流传一句谚语:“莽子庙的菩萨——金小人”。大约是当时的民众不了解“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的区别,误将释迦牟尼佛认作汉传佛教寺院供奉较多的菩萨。

(三)道教

会泽城内及城郊并没有比较纯粹的道观,只是从供奉“神灵”的特征来看,“文昌宫”、“青龙寺”、“三元宫”、“三皇宫”、“斗姆阁”、“天官庙”、“锁水阁”、“太阳宫”、“老君庙”等具有道教性质,这些道教场所主要供奉如下“神灵”。

玉皇大帝:供奉于云南会馆,更普及于民间,凡腊月二十五日玉帝出巡日和正月初九玉帝圣诞,家家户户都会参与祭祀。紫薇大帝:供奉于“五司庙”紫薇殿,民间相信“紫薇高照主吉”。真武大帝:“青龙寺”之主神,于三月三日(一说三月二日)真武生辰为庙会。文昌帝君(梓潼帝君):掌管文章科举之神,供奉于“文昌宫”,其中,位于金钟山的一座文昌宫,现由“龙门派传人”张道长住持。会泽其他道教“神灵”还有“斗姆”、“三官”、“八仙”、“九天玄女”等。同时,会

泽道教场所的一大特色是“地方道教”云集,如福建会馆供奉妈祖的“天后宫”,江西会馆供奉许逊的“真君殿”,四川会馆供奉二郎神的“川主庙”。这是在云南绝大多数地区所没有的道教信仰现象。

(四)“宗法性传统宗教”

在儒释道“三教”之外,会泽还有“先农坛”、“社稷坛”、“山川风云雷电坛”等看起来比较“原始”、“落后”的信仰。然而,对中国人(尤其是汉族)来说,这些信仰却是比儒释道“三教”历史更久远、影响更广泛的“国家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牟钟鉴教授认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定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5]

“宗法性传统宗教”作为夏商周三代以来日益完善的官方祭祀,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主持,如中央一级的祭天地、祭皇祖、祭社稷、祭日月、先农、先蚕等,府州县的祭社稷、城隍、山川风雷等,皆是列入国家礼制的宗教祀典。^[6]这样的“国家宗教”,也随着明清边屯活动而带入偏僻的东川府。会泽在清代先后建立了“先农坛”(1座,供奉神农),“社稷坛”(1座,供奉土地神、谷神),“山川风云雷电坛”(1座,供奉掌管山川风云雷电诸神),“城隍庙”(1座,供奉城隍),“郡厉坛”(1座,祭祀鬼神之祭坛),“旗纛庙”(1座,军事性祭祀),“清官祠”(1座,供奉历任清官),“昭忠祠”(1座,供奉忠义之士),“武侯祠”(1座,供奉诸葛亮),“狱神庙”(1座,供奉狱神)等。这些寺庙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治安等方面,常由地方官员主持祭祀活动。

(五)汉族民间信仰

如果说,“儒教”和“宗法性传统宗教”都是国家祭祀系统,尽管前者主要表现为“儒学”,而后者主要表现为“宗教”,那么,中国民间还有一些与“宗法性传统宗教”有联系,但基本上只是民间祭祀的信仰。在会泽,这种信仰可分为两类:(1)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信仰。如“龙王庙”、“山神庙”、“五谷庙”、“土地庙”、“牛王庙”等,还有1座建于明朝的“关帝社(官地社)”,供奉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及五谷天子。这表明,“龙

王”、“土地”、“山神”、“谷神”、“牛王”等神灵对于先民的农业生产极为重要,以致很多地方都建有规模不等的“龙王庙”、“山神庙”等。(2)与冶金等行业有关的“行业神”崇拜。如铜铁器业、铸币业有“老君庙”、“炉神庙”,供奉太上老君;采矿业有“矿王庙”,供奉赵老祖公;冶炼锻打业有“火神庙”,供奉火神娘娘。与之相关的是,建筑业有“鲁班庙”、“明巧官”,供奉鲁班;运输业有“马神庙”,供奉孙悟空;屠宰业有“张圣宫”,供奉张飞。此外,“云南会馆”东西偏殿还曾供奉17种行业始祖或“行业神”。这些信仰反映了会泽鲜明的“铜都”特色,即冶金行业的神灵崇拜尤为突出。

(六)其它宗教

1.彝族宗教。彝族是会泽的世居民族之一,有历史记载的彝族寺庙至少3座,修建于明朝以前,分别是“东土主寺”(位于金钟山麓,完好),“西土主寺”(位于寿福寺前,尚存柏树一棵),“青云寺”(位于青龙寺后,不存)。

2.伊斯兰教。会泽的回民建有2座清真寺。1座名为“大礼拜寺”,建于光绪年间,位于新街马家院子,完好;1座名为“小礼拜寺”,建于同治四年,位于新街李家院子,完好。

3.基督教。1座基督教堂,建于光绪年间,位于现东风小学,今已不存;2座天主教堂,1座建于光绪三年,位于县医院,今已不存;1座建于光绪九年,位于丰乐街,现已修复,并且有宗教活动。

总之,会泽寺庙会馆的宗教信仰体系具有罕见的多样性,既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儒教”、道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汉族民间信仰、彝族宗教,也有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它们或存在于寺庙,或存在于会馆,共同构成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会泽的宗教全貌。

二、会泽寺庙会馆是一个个神圣与世俗相交融的剧场

按照宗教社会学关于神圣与世俗“二分”的传统观点,寺庙应该是一个神圣的殿堂,会馆只能是一个世俗的场所。然而,在会泽108座寺庙会馆中,一方面,寺庙在供奉“神灵”的背后,展示着诸多世俗的追求;另一方面,会馆不仅发挥着“聚乡人,联旧谊”的功能,也供奉着“神灵”,

看起来与寺庙无异,如江南会馆供奉“华佗、关羽、白衣大士、纯阳祖师”。同时,不仅会馆设有戏台,一些寺庙也不甘落后,寺庙会馆共建大戏台24座、小戏台9座。^[7]因此,会泽的寺庙会馆就是一个个神圣与世俗相交融的“剧场”,它不仅展现于戏台表演中,而且显现于社会生活中。下面以观音信仰、“目连”戏剧以及庙会活动为例,对神圣与世俗相交融的“剧场”进行解读。

(一)观音信仰

“观世音”是梵文“Avalokitesvara”的意译,也译作“光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等,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简称“观音”。观音菩萨“称为过去正法明佛,乘愿现为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同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辅弼,悲心特深,化现种种救度苦难众生,号为施无畏者”。^[8]观音菩萨不仅辅弼阿弥陀佛接引有缘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而且直接到娑婆世界来协助释迦牟尼佛度化苦难众生,其形象也经历了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演变。一些学者认为:“观音这一司救济的菩萨乃是在大乘佛教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婆罗门教和中亚宗教的内容形成的,因而具有某种异端的性格。在中土传播过程中,更被赋予了道教神仙的色彩。观音信仰在中土迅速流传并得到发挥,成为民众间佛教信仰的主要内容,显示这一信仰体现的观念特别合宜于中土的思想土壤。”^[9]从主要靠“自力”觉悟,到主要靠“他力”获救,是大乘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并且,南北朝时期,汉地开始出现妇女形象的观音菩萨雕像,隋唐以后进一步将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特性固化为温柔慈爱的女性形象,使观音菩萨成为中国佛教的“首席菩萨”,成为中国亿万民众供奉的保护神。

会泽寺庙会馆所展现的观音菩萨信仰,就是这样一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形象。会泽主供观音菩萨的寺庙至少11座,均名“观音寺”。同时,江南会馆的别名为“白衣阁、吕祖阁”,观音菩萨即是主供菩萨。西来寺大雄宝殿供奉“西方三圣”,也包含着观音菩萨信仰。此外,每逢二月十九观音菩萨诞辰日、六月十九观音菩萨成道日、九月十九观音菩萨出家日,各大寺庙举办的“观音会”,更是深入人心。民众广泛认可的观音信仰,从其“神圣性”说,是追随观音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自己喜欢的其他净土;从其“世俗性”说,则是观音菩萨可帮助众生

化解现实苦难（如治病）、或实现俗世愿望（如送子）。“神圣性”目标着眼于修行解脱，常人难以实现；“世俗性”目标着眼于世俗功利，是民众相信自己在虔诚的信仰中可以达成的。“救难观音”、“净土观音”乃至“般若观音”相交织，共同构成了会泽民众的观音信仰。

（二）“目连”戏剧

“目连戏”是关于“目连救母”的戏剧，故事情节初见于《佛说盂兰盆经》。该经叙述目连始得六通后，想要度化父母以报哺育之恩，却发现亡母生于饿鬼道中。目连盛饭奉母，但食物尚未入口便化成火炭，其母不能得食。目连哀痛，于是乞求佛陀。佛陀告诉目连，其母罪根深结，非一人之力所能拯救，应仗十方众僧之力方能救度。于是教他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为父母供养十方大德众僧，以此大功德解脱其母饿鬼之苦。“这部经不见梵文原典，亦无西藏语译本，核之具体内容，中外学术界一般以为是中土伪经；当然也有人坚持经录上的传统判断，认为是真经，并进而论证出于部派佛教昙无德派比丘之手。”^[10]无论经书真伪，《佛说盂兰盆经》很受国人重视。不仅因为官方和民间举办盂兰盆会而使之成为中国民俗的一部分，并且随着一些艺人的铺陈、文人的改编^①而成为广受民众欢迎的“目连戏”。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会泽的寺庙会馆也常常上演该戏。

“目连戏”的上演，折射着神圣与世俗相互交融的诸多追求。首先，孝道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曾经招致了“无君无父”的责难，未必属于佛教真经的《佛说盂兰盆经》，因其孝道观念契合儒家思想，将“目连救母”的故事戏剧化，不仅具备民众接受的文化土壤，而且在“天堂的诱惑”与“地狱的威慑”下可进一步强化孝道思想。其次，会泽人将“目连戏”称为“平安大戏”，特别是有较大自然灾害发生时，必然上演此戏。演出该戏最大的目的就是酬神悦神，从而达到消灾免难、驱鬼逐疫的目的，如下面这则戏单所示：“×乡×村送上平安大戏一台，家家户户各得平安，有恐五殇（旱夭、病死、上吊、服毒、投河）恶鬼来袭扰，为此作平安大戏一台，善哉。”最后，上演该戏还具有娱

乐性和民俗性。戏班演出是一种商业行为，在招徕观众时通常会贴出告示，其中一则：“李翠莲上吊，若不上吊及时退票”；戏中还有比较惊险的特技表演，有的戏班在演出前会为演员备置棺木，并抬着棺木和已上妆的演员，沿着县城主街绕行一圈，以招徕观众；同时，“目连戏”表演中还会突破演员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可作为剧情中的一员参与演出，一些相关情节还展示着当地的风俗。因此，“目连戏”是一个“宗教、民俗的载体”^[11]。

（三）庙会活动

庙会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宗庙社郊”制度。每逢祭祀之日，为渲染气氛，往往会演出一些精彩的歌舞，即社戏，也称庙会戏。不过，后世的庙会更多与佛教、道教的宗教活动存在密切联系，并且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日益普及开来，成为一种“集宗教、商贸、游艺于一体的民间聚会。”^[12]庙会不仅有强化信仰活动的宗教功能，而且有文艺演出的娱乐功能，有商业贸易的经济功能，还有“社交联谊及信息沟通”、“地缘关系的强化和同属意识的增强”等社会功能。^[13]

会泽的寺庙会馆也曾每年举行民众广泛参与的庙会活动，会泽人称“办会”。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少则每月一个，多则每月八九个。如，正月初一，云南会馆上头香；二月三日，文昌帝君圣诞，城隍庙“城隍会”；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福建会馆庙会）；四月初八，“浴佛节”，四月十四，“吕祖会”；五月二十八日，城隍庙“迎神会”；六月二十四日，火神庙庙会；七月十五日，各寺庙会馆办会超度亡灵；八月，第一个丁日、二十七日，文庙祭孔；九月九日，真武大帝成道日，青龙寺庙会；十月十日，财神庙苏祖殿办“苏祖会”；冬月，冬至节，庆祝春回大地；腊月，二十五日，玉帝下凡，考察民情，各家均有迎驾活动，三十日，诸神下界觅寻民间善恶，各户均有迎神活动。^[14]时过境迁，会泽的会馆及部分寺庙已经成为文物，不再呈现多样而频繁的庙会盛况。但是，依托现存的少数寺庙（如金钟山麓的文昌宫），仍然有“集宗教、商贸、游艺于一体”的庙会活动，尽管其“世俗性”色彩比“神圣性”更为浓厚。

^① 影响最大的创作，当属明代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参见朱恒夫：《目连戏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一章第六节。

总之,围绕寺庙、会馆而展开的宗教活动、娱乐活动、商业活动等等,都是会泽民众社会生活的内容,是会泽民众亦圣亦俗的“戏剧”。圣与俗的交融不仅展现于“舞台戏剧”中,而且显现于“生活戏剧”里。这也印证了宗教人类学的一个见解——“无论神圣还是世俗,都是同一个秩序系统的组成部分”^[15]。毕竟,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在于,人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还需要精神的享受,甚至需要灵魂的净化。

参考文献:

- [1][7][14]卞伯泽.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71—84,422—424,433—436.
- [2]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01.
- [3]范小平.中国孔庙[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12.
- [4]梁晓强.《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137.
- [5]牟钟鉴.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M]//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241—242.
- [6]牟钟鉴.中国宗教通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62.
- [8]陈兵.新编佛教词典[M].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243.
- [9][10]孙昌武.文坛佛影[M].北京:中华书局,2001:65,108.
- [11]朱恒夫.目连戏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118.
- [12][13]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庙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9,153—161.
- [15](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9.

Study on Temples and Guildhalls in Huize: A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Anthropology

Sun Jianl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pper Business and Culture,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Yunnan 655011, P. R. China)

Abstract: Eighty – one temples and twenty – seven guildhalls were built in Huize, which was once a key town of copper industry, and its neighborhood. Temples, by their nature, are religious places. Guildhalls, on the other hand, are places dedicated to deities as well in Huize, where the diversity of belief system is present. Meanwhile, these temples and guildhalls are “theaters” combined sacredness with secularity, which are not only shown in performance on theatrical stage but also exist in social life.

Key Words: religious anthropology; Huize county; temple; guildhalls

[责任编辑:杨世武]